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潑南北院 張正心調護兄弟情

卻說譚紹聞負債累累，家業漸薄，每日索欠填門，少不得典宅賣地，一概徐償。還完的商家，一筆勾銷，包裹銀兩而去，固是歡喜不盡。未償的客人，拿著賬簿爭執不依。全不動分毫的，更是吵嚷不休。自此譚氏光景，竟是由夏徂冬，由泰入否。當此一時，夏天過去，冬景漸來，正是深秋之候。蒲黃柳脫，蛩哀蟻怨，真乃「悲哉，秋之為氣也」！

譚紹聞終日在家，愁悶不已，措辦無術。一日，正在樓下與母親王氏商量典當市房話頭，忽聽德喜兒說道：「南馬道張大爺在後軒等著說一句緊話。」譚紹聞只得走到碧草軒。卻見張類村老先生站在軒上，說道：「老賢姪快來商量一句話，行也不行？」譚紹聞急急上前作個揖，說道：「老伯納福。」張類村道：「避禍不暇，那得還有福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老伯請坐說話。」張類村道：「站著說罷。我問你，當初惠先生住的那攢院子，閒也不閒？」紹聞道：「閒著哩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我方才過來見門兒鎖著，門屈戌上邊有你一個小紅封簽兒，自是閒房無用。我要賃下，住一家小人家兒。你願也不願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什麼人家，老伯說明，才好商量。」張類村歎了一聲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原是第三房下，在家下各不著，我也再沒個法子。因此想起老姪這裡房院寬綽，賃一處院子，叫我這一點根穰兒保全殘生。不過跟隨一個老僕，一個老嫗做飯，我供米供柴，萬般都不敢起動著老姪。至於賃價，也不拘多少，隨在老姪酌度。」譚紹聞正急時，得此一段話說，遂說道：「小姪何妨賣與老伯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勿圖人之財產，《陰騭文》言之。

那事我斷不做。當日我與令尊先生，何等至交，今日我在老姪手裡買宅子，叫我何以對令尊於九泉？叫我何以在文昌面前燒香？」譚紹聞道：「老伯既不肯買，就當下這院子亦可。實不瞞老伯，小姪近況著實手緊，索討填門，毫無應付。老伯若念世交之情，就以實價寫成當約，待小姪轉過氣兒來，備價回贖。

老伯事體及小姪事體，兩下裡都妥當。」張類村道：「這個還可商量。你引我就去惠人老先住的院子看看。」紹聞喚人取鑰匙開門，二人同到那院裡一看。房屋也甚堅固，只是煙燻的牆壁黝黑，院內磚頭堆積可厭。這正是當日壘門護茅姓戲箱的舊磚頭。張類村指著一個過道道：「此中可做中廁，即以此磚砌個牆影身子便好。少時我叫舍姪與你商量。今日全得力的是這個舍姪。這舍姪前日取了一等第三名，開了廩缺，他也補不起。我替他拿出銀子補了廩。我這舍姪兒我有這個小兒，恐遭二房下毒手，每日便如做了巡綽官一般。全不像東院宋得明的姪子，只怕他叔得了晚子，他就過不成繼。全不知虧損了自己陰騭，將來還想亨通麼？」

話未了，只見一個小廝慌慌張張，提著馬鞭子，跑來說道：

「爺還不去麼，家裡吵的天紅了！南院我大叔要打杜大姐哩。爺咱走罷，馬在外邊門限上拴著哩。我那一處沒尋到呢。」

張類村出門就走。譚紹聞道：「還不曾獻過茶。」張類村也不顧答應。那小廝說：「爺，上馬。」掐的馬上，飛也似出衙門走訖。

不多一時，轉街過巷，張類村到了門首。下的馬來，隔著院牆，只聽得姪子聲音說：「你當真的料我不敢打你麼？」進的門來，卻見二房下淚流滿面，把臉上粉都衝成道兒，揉著眼亂嚷亂吵。張類村道：「你休哭麼！」因向姪子說道：「你也放從容些。」

原來張類村結髮梁氏，幼諧連理。生了幾位相公，都未成人。只有一女，叫做順姑娘，出嫁鄭兩若之子為室。這老夫婦年過四旬，尚無子息。因此納了一個副室杜氏，卻正是梁夫人的主意。這梁氏可謂賢而有德。這副室杜氏，生的姿態頗佳，張類村雖是迂板性情，也未免有些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」意思，以此遂擅專房。後來生了一女。自從不用乳食之後，這梁氏育同己出，也就在樓上，同梁氏睡成了貼皮肉的母子。這女娃兒叫做溫姑娘，已七八歲，視生母還不如嫡母親呢。每日叫一個丫頭杏花兒——已十七八歲——伺候著。這三口兒成了一家。張類村與杜氏成了一家。張類村從不登樓，梁氏毫不介意。

這杜氏也甚喜溫姑娘離手離腳，自己獨諧伉儷。卻一家兒日遊太和之宇。

誰知杜氏生此一女之後，那熊羆虺蛇，再不肯向夢中走一遭兒。梁氏望子情切，少不的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意中便想把杏花兒作養了罷，爭乃杏花兒眇目麻面，矮身粗腰，足下也肥大的要緊。秘地裡也與張類村商量過幾次，張類村只說：「我年紀大了，耽擱人家少年娃子做什麼。陰騭上使不得。」又遲了一年，梁氏道：「你也不必過執。你想咱二人年近六旬，將來何所依靠？東廂房哩，再也不見一點喜事。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若說將來姪子過繼，南院的那一門，只有一個正心。若說咱為正心另娶一房，將來要孫子過繼，未免難行。不如你將就些，萬一杏花兒生一男半女，豈不是萬世良策？」這一片言語，也動了張類村廣種無不薄收的意思。忽一日梁氏得了一個空兒，便暗中作成此事。也是張類村積善有素，天命不叫他中絕，春風一度，恰中吉期。後來杏花兒便想咸惡酸，害起「一月曰胚，三月曰胎」症候來。這梁氏暗中喜歡，秘告於張類村。

張類村便默禱文昌，許下修橋、補路、放燈之願。

惟有杜氏，並不知老兩口子，秘地做了這殺人冤仇之事。

總緣杏花兒生的丑蠢，也就毫不防範。況且本自獨寵專房，因此諸事俱不小心。忽一日看見杏花兒腰肢粗上加粗，不像向來慳慳。又細勘確察了兩日，心內忽一聲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」這杜氏是不許街頭賣夜壺的性情，一但窺其所以，便氣的一個發昏章第十一。

那一日叫杏花兒：「你與我把東廂房地掃一掃。」杏花兒怎敢怠慢，只得拿了條帚，向東廂房去掃。掃了一會，杜氏進房去，只聽得說：「你為甚的把我的鏡匣子弄歪了？」那杏花兒還不曾唧噥出一句話來，又聽杜氏道：「你還想強口麼！」這東廂房已早打開起來。梁氏聽見廂房吵打，心中有事，便作速下樓來吆喝。只見杜氏單單打的杏花肚子。梁氏慌了，罵了幾句，扯住杏花說：「你上樓去。我的丫頭，那個敢打！你的身分，也比他高不多，你還打不起人哩。天下那個小老婆敢裝正主母身分，硬要打人？你一天發翻地覆起來！」

卻說杜氏，向在嫡室上邊妻容妾順，原是有尊有卑的慣了。

今日遭此毒罵，一時也不敢驟為撒野。只因杏花兒有胎，忿恨之極，便辦下舍死拚命心腸。略遲一會，硬回口道：「大奶，打人休打臉，罵人休揭短。我是您家小老婆，誰人不知？也不該為著一個使女子，便無情無義的罵我！」梁氏道：「只為你心腸太不好！」杜氏道：「我心腸怎的不好？」這杜氏竟是一遞一口的廝嚷。總因梁氏平日是個柔性兒，杜氏漸漸的話兒竟唐突起來。那杏花兒上樓來，嚇的捲做一團兒，只推溫姑娘下樓去勸。這八九歲女娃兒曉的什麼，只說道：「姨媽，你看你的花歪了。」那杜氏向頭上摸著花兒，撕在地下道：「我還戴他做啥哩！」

道言未已，只見張類村同姪子張正心到了院內。這伯姪二人從來不曾經這樣吵嚷，吆喝彈壓了幾句。張類村氣的直上前廳來，張正心跟到了廳房。坐下，張正心問道：「適才這是怎樣了？」張類村道：「前生命裡沒兒，也就認命罷了。偏你伯母賢慧起來，要弄些笑話兒，叫我見不得朋友。」張正心悄聲道：「姪兒前日聽姪婦說，伯伯這院裡有一樁喜信，說是杏花身邊有個緣故。豈不是咱家大喜事麼？」張類村道：「偏偏杜大姐這幾年沒有個喜兆兒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伯說錯了。不拘杜大姐、杏花兒，與我生下兄弟便好。伯已年邁，愚姪情願領著成人，教他讀書。咱是祥符單門，愚姪每見人家雁行濟濟，叔姪彬彬，心下好生羨慕。回顧自己，卻是獨自一個。伯又年尊，近日輕易不到世故上走動，姪子好生孤零。況且咱本祖雖有人，現今隔省。姪只願保重這個喜信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可恨杜大姐，單生個女兒。你伯母又胡亂攪掇，叫我做下老而無才之事。杜大姐前日窮究了我一夜，我沒敢承當。次夜又根究個不了，我原據實說了。今早我還睡著，杜大姐就起來了，我只說他是梳頭哩，誰知他是掉淚哩。我問了一句：『天色

大明了不曾？」他答應道：「我是瞎子，問我做什麼！」氣狠狠的。我就知道事不好。今日一發吵嚷起來。將來要惹人家傳笑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人家傳笑是小事，咱的祖宗血脈是大事。千萬不可有了意外之變。愚姪雖年幼，也曾見城中人家，內邊女人犯了妒字，往往把千鈞懸於一縷的小相公命都坑害了。不如今日就把杏花兒帶到南院裡，叫姪婦承領。到分娩時果然是個兄弟，咱家就好了。」張類村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

伯姪遂到後院。張正心道：「杏花兒哩？」梁氏道：「在樓上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叫他下來，我領到南院裡教訓他，叫他知道個尊卑之分。」梁氏知姪子是個好人，一聲便叫道：「杏花兒你下來，跟你大叔過南院，瞧瞧你大孀子去。」杏花兒也知張正心內人賢淑，不得不的一聲，下的樓來，跟的走了。

張類村心下明白，更不攙言。到晚上，張正心使人取杏花兒鋪蓋被窩，梳攏器具。自此再不敢令到北院。杜氏且喜拔去眼中之釘。梁氏間日往視，張正心夫婦亦著實留心。單等十月降生。

日月如駛，到了產期，竟是「抱來天上麒麟子，送與人間積善家」。這張類村伯姪兩院，無人不喜。這溫姑娘一日七八回去看。惟有杜氏一個，直如添上敵國一般，心中竟安排下「漢賊不兩立」的主意，怎不怕煞人也。總之，婦人妒則必悍，悍則必凶，這是「純如也」，「繹如也」，「累累乎端如貫珠」

的。每日想結交卦姑子，師婆子，用鎮物，下毒蟲。爭乃張類村是三姑六婆不許入門的人家，無緣可施。想著尋個事故到南院鬧去，又苦於無因，且怯張正心七八分。

一日杜氏知曉張類村伯姪俱赴文昌社去，心生一計，說屋裡箱內不見了一匹紅綢子，要向杏花兒根究。梁氏攔阻不住，竟是暗藏小刀子，到南院來。張正心內人，見識精細，聽的杜大姐聲音，早吩咐杏花兒：「急把小相公抱到屋裡。頂住門，萬不可開。」杜大姐站在門外，說了偷綢子話，爭乃室內只不答言，也就沒法可生。又聽小兒啼哭，真乃不共戴天之仇，胡亂罵了一場。張正心內人，說話伶俐，也弄些淡淡的沒趣。杜氏只得仍回北院。

及張正心赴社回來，內人細述所以。到了「身邊有小刀子」

一句，張正心嚇了一個寒噤。盤算了一夜，次日徑向北院。叫伯伯另賃遠宅居住：「萬一疏忽遭了毒手，他一個妾室值個什麼，豈不是天殺了伯伯姪？」張類村答道：「他不敢，殺人是要償命的。」張正心見伯伯說話著迷，只攛掇叫賃房子。張類村因此上蕭牆街來尋譚紹聞。

這張正心心裡畢竟怒不能息，來至北院，找起昨日杜氏說杏花偷綢子一事，說道：「杜大姐再休要往我南院去。若去的多了，我的性子，萬一撞突了你，休要見怪。」杜氏道：「你平白把這院丫頭圈在你家，將來生的孩子，叫你叫什麼哩？」

這張正心年輕性躁，怎當的這一句惡言。直是怒如火起，竟張開手來要打耳刮子。這梁氏見姪子，是個新補的廩生，毆打庶伯母，雖是正氣，卻損美名。攔住叱喝道：「使不得！」張正心只得收回。這杜氏得了「使不得」一句話，一發撒潑，竟至披頭散髮，哭罵起來。」恰好小廝尋的張類村回來，張正心未曾見伯，氣狠狠的道：「你真真料我不敢打你麼？」杜氏哭嚷道：「這不是我麼，給你打！給你打！」張類村所以向姪子說道：「你且放從容些。」只因一個人生妒，真正夫婦、伯姪、妻妾一家人，吵成了「今有同室之人鬥者」，竟是「披髮纓冠」

而不能救了。

卻說是日傍晚，虎鎮邦又來索債。坐在前廳，只是不走。

譚紹聞無奈，只得漫應要當宅院一處，銀子到手，即便楚交。

虎鎮邦等得日落，方才回去。

譚紹聞回到樓上，心中盤算：張老先生當宅一語，未必作準。正愁悶間，思量早睡了罷，好借夢寐之中，祛此心焦。忽聽德喜跑來說道：「衙衙口來了一輛車，內中坐了兩個女人，抱著一個孩子。問那個院子是當年惠師爺住過的。大相公瞧瞧去。」紹聞喜之不勝，急忙跑出，走到衙衙裡，開了小南院門搭兒，推開門兒。說道：「這裡是，這裡是。」只見兩個女人都下車來。一個男人先搬了一捆被褥，到了門首，紹聞道：「搬進去。」那人又回去搬了一個小箱子，又搬了一回錢。問道：「車上還有東西不曾？」一個女人答道：「完了。」那男人道：「你們都來罷。」紹聞躲開門，徑讓女人進去。又見一個人急急走來。跟著小廝，右手提著一個未燃燭的燈籠，左腋下夾著一包東西。初昏之時，依稀認得是張正心。

見紹聞彎腰一揖，說道：「舍下出丑，愚伯姪原非得已。萬望世兄念世交之情，諸事照料。頂感不盡。」紹聞道：「方才進院，俱係何人？」張正心道：「一個是舍弟生母，一個是廚嫗，一個是老家人。弟跟的車來，在街上買些吃食東西，蠟燭一斤，所以後至。即煩盛價取個火來，點起燭台。」這德喜早到樓院，取出一盞明燈來。跟的小廝，將燈籠點明。張正心道：「弟到院中看看。」一拱而入。少頃，即出來說道：「屋子久無人住，一切傢伙俱無。萬望世兄周章。」紹聞道：「桌凳牀鋪，今晚且自略備，明日再為掃除、刷糊。總緣早晨一語，不料今晚即至。請世兄到小軒少坐。那些雜事，叫小價與貴紀綱料理。」張正心與譚紹聞遂同上碧草軒來。

且說婦人性情，好看人家堂眷。這王氏、巫翠姐、冰梅，並老樊，聽說張類村家是因醋析居，必定是趙飛燕的妹妹，魏國夫人的姐姐，一心俱想來看阿嬌。在後門口候客上了後軒，都來小南院來。張宅家人躲開路兒，正要向德喜兒要燭台。這譚宅內人見了杏花兒，個個都大失所望，卻原來是嫗母的後身，心中好不暗笑。廚嫗接過燭台，又點上兩枝燭，屋內煌煌。

王氏便問道：「這是三太太麼？」廚嫗道：「是。」王氏又道：「這懷內是小相公麼？」廚嫗道：「是。」王氏因問：「你哩？」廚嫗道：「小媳婦是那邊嫗婦，跟來伺候相公哩。」王氏向杏花兒接過相公一看，便問道：「這是三太太你生哩麼？」杏花總是不敢答應。廚嫗道：「怎的不是。」這王氏一起婦人，看了杏花兒，又看這小相公，真乃方面大耳，明目隆鼻。王氏忍不住道：「怎的叫人不見親哩。」忽聽的說客來，這一家走不迭，都忙回去了。到了樓下，巫翠姐道：「娘，你看張家三太太，我可算賢德能容的麼？」王氏瞅了一眼道：「年輕輕的，通是瘋了，就說下道兒去。」老樊道：「破繭出俊蛾，真正是黃毛丫頭，抱了個玉碾的孩兒。」不知此乃張類村一生善氣迎人，所以生下這個好後代來，正是積善必昌熾之報也。

這張正心別了譚紹聞，到南院粗粗的安置一番，說了些安慰話兒。打著燈籠，坐車而回。」

卻早杜氏已得了信兒。是晚，向張類村道：「你跟我屋裡來。」張類村只得到了臥房。這杜氏言語嘈雜，雖不成其為鬥，卻也哄的厲害，怒將起來，幾乎要打，這張類村只得劉寄奴飽饗老拳的本本領。這杜氏到底不敢過於放肆，劈臉啐了一口，這張類村少不得學那妻師德唾面自乾的度量。吵鬧了一會，卻也幸冤家遠離，因說：「你好好的，叫我養個腰裡有尖尖的孩子，我也在人前，好爭一口氣。」因此都睡訖。卻說次早，梁氏曉知杏花兒遠寄外宅消息，心下好不氣悶。

樓下發怒道：「我那兒子，是這院的一個正經主兒，正心發落他那裡去了，卻叫旁枝旁葉吃他的飯。我看今日誰敢燒鍋做飯吃！」正說間恰好張正心來了。梁氏道：「正心，你把杏花兒發到那裡去了？」張正心道：「昨日姪與伯商量，賃下譚世兄房子。晚上姪子親自送去，安置妥當。今日姪子還去，帶人收拾院子，盤鍋壘灶，安置牀鋪。總要事事妥當，萬不叫伯母掛心。」梁氏道：「正心，你說啥呀？這樓這廳，都是他的，卻不叫他住，早早的就叫他做人家房戶。你心何安？你還敢說是你與你伯商量的主意。你伯在省會之地，人人都欽敬他，你是新補廩生，指望將來發達。就不該把旁枝葉兒移到別處麼？恰恰的把一個正身兒送的遠遠的。就是那村農也做不出這事來。」

像前者杏花兒在南院住，咱家的人還住的是咱家，我就沒的說。

今日送在譚家房子去，若是譚家老先生在時，就不容留，必有酌處。今日容留在他房子住，想是譚家這後生，就大不如前輩了。」張正心急了，因附伯母耳邊說了一句小刀子的話，這梁氏半天就沒言語，忽吩咐道：「套車我去看看。」那僱工掌鞭的，怎

敢怠慢，早把車兒伺候停當。梁氏換了一件外套兒，就要出門。張正心把樓上一捆十千錢放在車上。張類村急出臥房道：「那是刻字匠寄放的錢。」梁氏道：「改日還他。」一徑出門。溫姑娘道：「我也要跟的去。」梁氏道：「你也就該看看兄弟。」這杜氏見本生之女要去，指著說：「我看小溫妮子你敢去！」梁氏道：「只管隨我來。」又回頭道：「沒你管的閒事！」杜氏正欲反唇，卻見張正心搬錢，心中膽怯，縮住了口。這張正心領了伯母、妹妹，又上蕭牆街來。

杜氏見嫡主母出門，走到院裡，竟與張類村招駕起來。張類村道：「你罷啣！」杜氏道：「就是你老了，我還年輕輕哩，日頭多似樹葉兒。你就三不知的做下這無恥之事！也還不知是你哩不是你哩，一家子登時就當成小家主看承起來。你心裡明白不明白，你休要昧著真心胡承攬。」張類村道：「你不說罷。」杜氏道：「不是我一定要多說，就作你老有少心，真正果然的很。你看堂樓哩說的話，叫人好不難受，登時把兩三個月小孩子，做了家主，別人該趕出去。可把你發落上那裡去？」

只像沒有你一般。你再也一聲不言語，真正怕老婆的都龍王！」

張類村道：「你少說一句兒罷。」杜氏道：「也沒見過一個還不曾過三兩個月的孩子，公然長命百歲起來。三般痘疹，還不曾見過一遍兒；水瀉痢疾，大肚子癖疾，都是有本事送小兒命的症候；水火關，蛇咬關，雞飛落井關，關口還多著哩，到明日不拘那一道關口擋住了，還叫堂樓上沒蛇弄哩。這南院大叔，也就輕的三根線拈著一般，外邊就像自己有了親兄弟，那不過哄你這老頭子瞎喜歡哩。他那門兒窮，咱家方便，心裡恨不的怎樣了，他好過繼哩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損陰鷲的話少說些兒，你還想你身邊有好處哩。」杜氏道：「我沒什麼想頭。」捏住鼻子嗚嗚咽咽，喉嚨中一逗一逗的哭將起來。回房倒在牀上，蒙頭蓋腦的臥了。張類村沒奈何，跟進房來，小心溫存。杜氏滾身向裡，一聲吆喝道：「你爬那頭兒睡你哩，不要攪人！」張類村只得歎了兩口氣，口中獨自道：「陰鷲！陰鷲！」正是：

乾健坤寧大造行，太和元氣自渾成。

小星何故紛家政？二十一日酉時生。

又有詩美張正心覆庇幼弟，乃是君子親親之道，其用意良苦，其設法甚周。如張正心者，可以愧世之圖產爭繼，遂成大案者。

俚言曰：

堪歎世間骨肉親，同堂艱息產常侵；

試看掉臂為人後，伯道無兒暗愜心。